

魂断欲海

杨运泰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魂断欲海

杨运泰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魂断欲海/杨运泰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5039-3198-7

I. 魂…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3519 号

魂断欲海

著 者 杨运泰

责任编辑 陆明君

责任校对 李惠琴

封面设计 标点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80 毫米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4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3198-7/I · 1501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街道如星河坠落，楼群如琼宇仙境，松江市的夜景既虚幻又迷人。

位居松江市繁华地段的圣华大酒店的一楼大堂，今夜灯光格外辉煌。酒店的旋转大门和通往楼上的几部电梯，人进人出，熙来攘往，热闹非凡。

大约八点多钟，从旋转大门进来两个人，走在前面的那位，像是一个级别不低的领导干部，他中上等个头儿，西服革履，气宇轩昂，大脸膛，直鼻梁，头发稀疏，目光犀利，满面红光。跟在他后面的那个年轻人，像是他的秘书。

早已等在大堂的酒店女老板贾兰姿，赶紧迎上前去：“陆市长，您昨天刚从党校学习回来，今天又陪北京客人在市里转悠了一天，怎么晚上也不好好休息一下啊？”

“哪敢休息，工作要紧啊！”这位被称为“陆市长”的人，名叫陆方尧，他是松江市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掌管着全市的招商引资、城市建设、土地使用和税收财政等大权，虽说现在他还只是市政府的二把手，却也是个地位显要、权倾一方的人物了。他说完了上面的话，又对他面前的贾老板笑笑道：“国家××部的领导同志来了，我能不多接触接触吗，与他们搞好关系，多要几个项目，就等于为咱市添了几座金山，这也是为民造福嘛！”

“说得也是，陆市长的心理总是时刻装着群众。”贾兰姿说着，凑到陆方尧跟前妩媚着双眼小声问道，“这回该升‘一把’了吧，党校也上了，缺的这一课也补上了，再不提拔可就有点那个了。”

陆方尧上党校的事儿，贾兰姿一直极为关注。她知道，现在的党校，除了轮训干部外，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培养即将被提拔重用的干部。陆方尧从党校回来后，如能被提拔为市政府的“一把”，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件大事，因为她与陆方尧之间，早已建立了那种命运相系、利益攸关的关系了。

贾兰姿的话陆方尧也不会不动心，但他却装着毫不在乎地淡然一笑，说道：“哎——提拔不提拔，那是组织上的事儿，我就好好工作就是了。”

两个人正说着话，陆方尧一眼瞥见总服务台前站着个艳丽而又端庄的姑

娘，禁不住在心里“呀”了一声，然后就用嘴向那姑娘站着的方向努了努：“那个姑娘长得好漂亮啊，她叫什么名字，在你这干什么工作，我怎么不认识？”

贾兰姿回头一看，原来是胡建兰站在那里，她正向总服务台的几个服务员说着什么，于是便对陆方尧狡黠地挤挤眼睛：“漂亮吗？她叫胡建兰，是我这大酒店的大堂经理，她来这儿只有三个来月，您在外面学习，上哪儿认识。”

“她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陆方尧很想了解一下这个姑娘的来历。

“外县来的，是个村姑。”贾兰姿故意贬低了胡建兰一句。

不过，胡建兰真的是个“村姑”，她来自某省林海县琵琶镇。由于她的家乡地处深山区，交通闭塞，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胡建兰的父亲原是乡中学的校长，不幸于十年前因一起车祸而撒手人寰，母亲体弱多病，已于三年前病退回家，弟弟妹妹正在读着高中。胡建兰于一九九六年秋天高中毕业时本已考上了大学，但她为了承担起家中“老大”的责任，便放弃了升学机会，并于来年的春天就一个人独自来到松江市闯世界。她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多赚些钱，给妈妈治病，供弟弟妹妹读书。可是，这美丽的城市中却又隐藏着过多的光怪陆离的东西，并非像她想象得那么美好。她开始是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工作时间长，住宿条件差，她都可以忍受，最令她难以接受的就是那些黑心的老板找个理由就扣工资，到头来一算，每个月她也只能剩下二三百元钱。在饭店打工赚不到钱，她又去了一家夜总会当了“三陪”小姐。她听人说所谓“三陪”就是陪着客人跳跳舞、唱唱歌、聊聊天，而且挣钱较多。谁知那夜总会跳舞就闭灯，那些骚男人，不是将她搂得紧紧的，与她贴面而舞，就是动手动脚在她身上乱摸一气；有的还强拉硬拽地要她跟他们到宾馆开房上床。胡建兰实在无法忍受诸如此类的欺侮，没干上半个月就离开了夜总会。后来她见华美美容中心招工，就上门应聘。女老板曲美妮见她长得艳如桃李，人又淳朴老实，便痛痛快快地将她留了下来。但那女老板又告诉胡建兰：你暂时只能做些打水扫地之类的粗活，等过些日子再给你安排一个“好活”，叫你学点技术。胡建兰是个实心人，她每天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地做着她应做的一切，并对各位师傅和师兄、师姐毕恭毕敬，只等着老板娘为她安排一个“好活”，学点技术多赚点钱解决家里困难。而不久就被贾兰姿发现，并挖了过来。

陆方尧听贾兰姿说那姑娘是个“村姑”，似有轻蔑之意，便赶紧纠正说：“村姑怎么了？英雄不论出处，美女莫论出身。古代皇帝身边的后妃，并不都是来自贵胄名门，有的出身也很卑微，可是她们却能争宠于后宫。”他这面说着，那面眼光又在那个叫胡建兰的姑娘身上游来爬去，而后再回过脸对贾兰姿

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你这大酒店是个五星级酒店，经常来这里下榻的、吃饭的、办事的，不是官员、大款，就是外宾，所以在你这里工作的迎宾员、服务员以及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应该找些有模有样的，而且素质要高，他们也是你这大酒店的一个门面嘛！一道风景嘛！往大了说，他们也是我们松江市的一种投资环境嘛！”

“是，是！陆市长说得对！我这不按照您的指示办了吗。您看我这大酒店里最近招来多少漂亮姑娘、小伙。”贾兰姿一面与陆方尧说笑着，一面又向陆方尧的秘书小国递了个眼色，“不信您问问国秘书。”

陆方尧在外地学习，国秘书只在家里做些收收发发或上下左右联系的事，因为事情不多，他也时常来大酒店吃喝会友，因此对这里的情况也略知一二。他见贾老板叫他为他的话作证，便会意地笑道：“确实，最近圣华大酒店来了一批俊男靓女，大家都说贾总很有经济头脑。”

“这就对了！五星级大酒店就应处处高标准，严要求。”陆方尧满意地点点头。

贾兰姿一面与陆方尧说着话，一面又用温柔的眼光看了陆方尧几眼：“陆市长好像比去党校前胖了不少。听说现在上党校就是那么回事儿！”

“啊，啊，是，是……”由于陆方尧还在神情专注地望着那位叫作胡建兰的姑娘，便随口说了这么一句。待他回过神儿来时，又感觉方才说的话有些不妥，于是便又纠正道，“也不能那么说，半年时间还是学了不少东西的嘛！”

陆方尧今晚来酒店的主要任务是要与北京的客人聊聊天，拉近感情，乘机多要点项目，多要点资金，他急着要上楼，便又对贾兰姿说：“我现在就上楼看客人去了，等有时间咱们再聊。”说着，就与秘书小国奔向了电梯门口，一面又回头向总服务台那面望了几眼。

贾兰姿将陆方尧和国秘书送进了电梯，又在大堂里转悠了一圈，便欲回到自己在酒店四楼的办公室处理工作。因为她想顺便视察一下酒店各经营部门的情况，因此没有乘坐电梯，只是顺着楼梯拾级而上。她一边走着一边想道：“这个陆方尧啊，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还是在秘书跟前故作深沉。他最应该明白我把胡建兰弄来的深意，但他却居高临下地教训我说：形象好、素质高的服务员是酒店的一个门面、一道风景，也是市里的投资环境。可更重要的是，我把胡建兰弄来可是另有目的的啊！”

确实，贾兰姿几乎是把胡建兰从别人手里抢到大酒店来的，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说起来，这里还有一段陆方尧并不知晓的故事呢。

四个多月以前，也是一个灯光灿烂的夜晚。位于闹市区的华美美容中心门口处，进来一位穿着讲究、体态性感、派头十足的中年女人。这女人就是圣华大酒店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贾兰姿。

正在与客人说笑着的理容中心女老板曲美妮，一见贾兰姿走了进来，便立即眉开眼笑地迎了过去：“哟，贾姐来了，怎么事先也不打个招呼，我去接接你呀！”

贾兰姿笑笑说：“我就过来给头发焗焗油，有什么好接的。”

“正好那边还有一个贵宾座，快来。”曲美妮说着，就满腔热情地将贾兰姿引到一个豪华的美发转椅旁边。

贾兰姿一边与曲美妮唠着嗑，一边脱着外衣，刚一坐到豪华转椅上，一眼瞥见了正在打扫卫生的胡建兰。她用眼上下打量了一番，不禁心里叹道：“哟！这可是个万里挑一的漂亮姑娘！”她又仔仔细细远远地瞄了几眼，只见那姑娘约有一米六八的个头儿，身材匀称，腰细臀圆，胸部丰挺，面容俊秀，皮肤白皙，而那对水灵灵的大眼睛更是美丽动人。尤为可贵的是，这姑娘气质高雅，落落大方，显得很有教养。顿时，贾兰姿心中闪出一串映像：近些年来，大家都在热搞“美女经济”，什么世界小姐、环球小姐、国际小姐、亚洲小姐、中华小姐的大赛一个接着一个，许多商家也都拿漂亮小姐大作文章，在他们的运作和操纵下，服装小姐、广告小姐、汽车小姐、导游小姐、礼仪小姐、迎宾小姐、楼盘小姐、皮草小姐、泳装小姐，还有什么“三陪”小姐、坐台小姐、桑拿小姐、按摩小姐，也都纷纷登台亮相。她在心里说道：“美女是什么，美女就是高级商品，美女就是迷惑男人的尤物。手中有美女，何愁迷不倒大官，何愁办不成大事，何愁赚不到大钱。”想到这里，她心中突然一亮，接着又在心中感叹道：“这商品经济真是伟大，它竟能将美女变成一种经济。”贾兰姿越想越感到应当将这姑娘弄到自己手里，于是便一边接受着美发师的服务，一边询问理容中心的曲老板：“大妹子，那边打扫卫生的那个姑娘，是哪儿来的，在你这儿做什么工作？”

理容中心的曲老板略带几分神秘地对贾兰姿说：“外县来的，你看这姐长得多靓。实不相瞒，暂时我先让她干点粗活、杂活，以后——”曲美妮将嘴附到贾兰姿耳边，“我现在正在装修一个按摩室，等装修完了，我就让她学习按摩——搞异性按摩。那时，那些骚男人还不得闻着味儿就呼呼往这蹿呀！”说完居然乐得嘻嘻嘻笑了起来。

贾兰姿正在盘算着自己的“美女经济”，不想这曲美妮竟然也在做着同样的梦。贾兰姿暗中想道：“这可真应了那句话——商家一个比一个猴奸。这

不，如今的生意人都在打着美女的主意。”因为曲美妮已抢先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这贾兰姿只好把自己要说的话暂时放下了。可是，贾兰姿在谋取私利的道路上一向具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她要想得到某种东西，就像一只母豹看见了一只美味可口的猎物，哪怕前面荆棘丛丛、怪石磊磊，必欲纵身破除一切障碍将其逮住并饕餮食之而后快。所以她忍不住又偷觑了胡建兰几眼，愈发感到这姑娘是个“金疙瘩”，愈发想要将她尽快弄到自己麾下。这时她对曲美妮的想法禁不住暗中哂笑起来：“这曲老板的眼光还是浅了点，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她只想叫她去搞异性按摩，那才能挣几吊钱哪。这姑娘若是到了我的手里，那可就能派上大用场了。”想到这里，她忍不住便又对曲美妮说：“大妹子，我想同你商量个事儿呢，你能不能把这个姑娘让给我？你知道，我那酒店是个五星级大酒店，可就是缺少一个容貌出众的迎宾员，我选了好几年也没选着一个理想的，所以我想请大妹子支持支持我。”

曲美妮没想到贾兰姿会向她提出这样的要求，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贾兰姿见曲美妮露出为难之情，似有不肯相让之意，便又接着说：“大妹子若是能将这个姑娘让给我，我也绝不会亏待了你。你也知道，这市里的主要领导我都认识，以后你和你老头那儿有个大事小情的需要我帮忙，我就包圆儿了。”

曲美妮虽然也是个贪财女人，她并不甘心将到了手的“摇钱树”送给别人，但是她听了贾兰姿上面的话，也不能不为之怦然心动。她在心里暗自想道：“我还真想求这位贾姐帮助办些事儿呢。今儿个若是不把这胡建兰姑娘让给她，得罪了这位有钱有势的‘母老虎’，将来办事若是真地求到她的头上，肯定遭她白眼。做人要有眼光，看事要虑长远。走了胡建兰，我还可以招聘王建兰、李建兰嘛，这漂亮姑娘还不有的是。”想到这里，曲美妮便硬挤出一脸笑来：“怎么，贾姐真相中那姐了？要是贾姐真看好那姑娘了，我就宁可自己受些损失，也要拱手相让，咱们姐俩谁跟谁。”

贾兰姿满脸堆下笑来：“我说的是真话，大妹子若是真能成全我，我就表示感谢了。”

“行，那就一言为定了，我就把这姑娘让给你了！”曲美妮显得非常慷慨。

曲美妮为何如此痛快地满足了贾兰姿的要求？因为她深知这贾兰姿是松江市的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她不仅是这个市的最有名的五星级圣华大酒店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头上还顶着一个市人大代表的头衔。多年以来，贾兰姿就利用这五星级大酒店和自己特殊身份的优势，与松江市里的一些实权人物都混得很熟，而与某些人的关系甚至还可称作“老铁”。如此，贾兰姿在松江市几乎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当然，这华美美容中心的女老板曲美妮也不是个等闲

之辈。她不光自己经营着一个美容中心和一家饭店，每年至少也有几十万元的收入，她的丈夫还是这松江市统计局的副局长，按照时下一些人的说法，她也算是个“官太太”了。但她的活动能量若与贾兰姿相比，那可不能同日而语。眼下曲美妮就有两件事儿急着要办：一个是她想捞个政协委员什么的当当，以便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二是她的丈夫还想往上升一升，或者换一个能捞银子的工作岗位。要想实现这些愿望，恐怕就少不了这位贾姐的帮忙。正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些，曲美妮只好“忍痛割爱”了。

可是，曲美妮说完上面的话，忽然想起胡建兰是个有着高中文化的姑娘，不是骡马市上的一匹骡子一匹马，任凭主人随便买卖。想到这里，她又对贾兰姿说：“贾姐，这姑娘进城以后受过不少挫折，办事很有主意，不知她自己愿不愿意过去，我得先去问问。”说着就要去问胡建兰。

未等曲美妮迈步，贾兰姿赶紧说：“你就跟她说，我包吃包住，每个月还给她一千五百元钱的工资，她上哪儿去找这样的美事儿。”

曲美妮走到胡建兰身边：“建兰，那边做美发的那个贾大老板相中你了，她要你去她的大酒店当迎宾小姐，月薪一千五百元，还包吃包住。”说着，就将胡建兰拽到贾兰姿跟前，又当着她的面对圣华大酒店的名气及贾老板的为人狠夸了一通，并强调说：“我看你这姑娘是有福，遇着贵人了，今天你就把这边的账结了，收拾收拾明天就上贾总那儿上班去吧！”

胡建兰对圣华大酒店的情况一无所知，她不知道这位贾总要她去当迎宾员，是命运之神向她垂怜还是为她设陷？不过这位老板出的这个价钱，对她这样一个身无长技的山乡姑娘来说还是很有诱惑力的。胡建兰又看了贾兰姿几眼，感到从面相上看这人还不像是恶人，她又想到去圣华大酒店是做迎宾员，不是去发廊、桑拿、歌厅、舞厅、洗浴中心那些多有陷阱的地方，因此也就点头表示同意了。

贾兰姿十分高兴，还主动与胡建兰握了握手，说：“好，那就这么着了，明天上午十点你就到大酒店总经理办公室找我，我在那儿等你。”说完又转向曲美妮：“我再一次感谢大妹子的支持，以后大妹子的事儿就包给我了。”

两个女老板之间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做完了一场交易。

此时正是松江市的初夏时节，艳阳高照，气候宜人，风吹万树绿，雨润百花开。胡建兰怀着某种憧憬同时又带着某种疑虑，按照约定时间，准时来到圣华大酒店总经理办公室报到。贾兰姿先是向胡建兰介绍了大酒店的一些情况，特别强调了这家大酒店在全市，特别是在市领导心目中的位置，然后把酒店大堂经理叫来，让她先对胡建兰培训一两天，培训合格了再带她穿上迎宾员服来

见她。

两天后上午十点多钟，大堂经理领着穿着红色带着暗花的丝绸旗袍的胡建兰来到了贾兰姿的办公室。贾兰姿抬眼一看，胡建兰比那天在理容中心见着的时候更加靓丽。她不光容貌十分俊俏，身段也极为漂亮，特别是那女性所特有的曲线美让这旗袍一衬，就显得更加突出、更加动人了。贾兰姿看了十分高兴，心里说道：“这个姑娘确是块好料，我得好好开发开发，利用利用，先叫她去当几天迎宾小姐，馋馋那些男人，以后再派别的用场。”想着，就吩咐大堂经理带胡建兰上岗去了。

说来也奇，自从胡建兰当了圣华大酒店的迎宾员，这酒店的顾客，特别是到这里来吃饭的客人确实多了不少。直乐得贾兰姿心里像开了花。胡建兰的身价也一天天高了起来，有人还送给她一个雅号，叫作“蝴蝶兰”。据送雅号的人说，他所以要这样称呼胡建兰，是因为她长得就像蝴蝶兰花一样，既妩媚艳丽，又端庄高雅。送雅号者也不过是要赞美胡建兰长得美丽超群罢了，不料这雅号竟不胫而走，很快便在松江市一定范围内传开了，有人甚至不想到圣华大酒店来消费，也要特意来看看这株来自山乡的美丽动人的“蝴蝶兰”。

转眼，一个半月过去了。贾兰姿不断地听人说总有人来打听胡建兰的情况，好像是要来挖墙脚似的。特别是那些腰缠万贯的款爷，更是不断地来摸胡建兰的底细，似有包养之意。她想，这姑娘无论如何不能被别人弄走，她肯定是我手中的一张好牌。她忽又想出了一个主意：莫如让胡建兰出任大堂经理，月薪加到两千元。人们常说：“钱是世人命，无钱路难行。”谁能见钱不动心？给她封了官，又给她加了薪，看谁还能把她挖走？第二天她就叫胡建兰当上了大堂经理，原来的经理被安排到别处工作去了。

胡建兰哪里想到命运之神会如此向她垂青。她在心里暗暗叹道：“这人生之路可真是变化无常啊，回想自己刚来松江市的头几个月，就像一只没头苍蝇，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受尽凌辱和虐待，还赚不到钱。现在遇上了贾大老板，一再受到重用，工资也不低，也许以后的日子就会好过了。”胡建兰很珍惜自己现在这个工作岗位，她没日没夜尽职尽责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她要用实际行动报答欣赏她、重用她的贾大老板。

贾兰姿一面想着一面视察了二、三楼的几个经营部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刚刚忙完了几件杂事儿，就见胡建兰款款走了进来，她对贾兰姿说道：“贾总，您的姑娘青果在楼下等您，她说有急事要和您商量，叫您快点儿下去。”“她自己为什么不上来？”贾兰姿问。胡建兰说：“不知道。看样子，她情绪不

太好。”贾兰姿深知自己女儿的秉性，她不得不跟着胡建兰下楼。一走出楼梯，远远就见一身新潮打扮的女儿青果一个人抹搭着眼皮坐在大堂客人休息处。她走过去问女儿说：“你有什么急事儿，非要把我叫下来？”

“我在激情迪厅蹦迪，有两个小流氓缠住了我，非要和我交朋友。我一看他俩长相凶恶，怪吓人的，就离开了迪厅，我在前面走，他们就在后面跟，怎么甩也甩不掉，我就逃到这儿来了。你快叫你的司机把我送回家去。”青果撅着嘴说。

“就这么点小事儿也值得把我喊下来！”贾兰姿不满意地说。

“这事儿还小啊！我不来喊你喊谁！”青果有些生气了，一跺脚把身子扭到了一边。这姑娘虽然已十五六岁了，发育得也很丰满，可仍然是不定性的小孩子脾气。

贾兰姿知道自己的女儿任性惯了，也不和她理论，就给自己正在辅楼休息的司机小王打了个电话，叫他立马过来。一会儿工夫，小王懒洋洋地走下楼来，一脸睡眼惺忪的样子。贾兰姿吩咐道：“青果叫两个小流氓盯上了，你开车把她送回家去，一定要送到楼上，直到她进屋为止。”

小王答应道：“没问题。”又转对青果：“走吧，姑奶奶。”便带着青果护送她回家去了。

贾兰姿打发走了女儿，一转身就见陆方尧迈着方步带着秘书从电梯里走了出来。也巧，他一眼又看见了那个端庄大方、光彩照人正在大堂里招呼客人的胡建兰。他正看得出神，就听有人问道：“你和客人唠完嗑了？”一看，却是贾兰姿站在自己面前。

“啊，唠完了，唠完了。”陆方尧略带掩饰地答道。

他们一面说着，一面走出旋转楼门。陆方尧见秘书调车去了，便又对贾兰姿道：“你这个大堂经理可真是绝色女子啊！”

“怎么着？你相中了？”贾兰姿抛了个媚眼，讨好地笑道，“你若真是喜欢，哪天我安排个舞会，咱们先在一起好好玩玩？”

“好的，好的，你就安排吧，我一定来。”陆方尧对贾兰姿这个想法甚是满意，满口应承了。

“那你就听信吧。”贾兰姿一边送着上车的陆方尧一边说。

这番对话恰好被到外面办事儿归来的酒店职工李红竹听了个一清二楚。李红竹是胡建兰最要好的女友。胡建兰一来大酒店工作，就与李红竹住在一个宿舍。由于两个人都是来自外地的打工妹，惺惺相惜，加之两个人的秉性相投，因此处得极为融洽，彼此之间的感情亲如姐妹。特别是李红竹，遇见胡建兰就

像有了依靠一样，成天将“建兰姐”挂在嘴上，帮她做这个忙那个；而胡建兰对李红竹也视同亲妹，处处事事都关怀她帮助她。

李红竹下班以后回到宿舍，便对先她一步回来的正在洗漱的胡建兰说：“建兰姐，头会儿我在大酒店门口听贾老板说，哪天她要安排个舞会，叫你陪着陆市长跳舞呢。”

“跳舞？跳舞就跳舞呗。”胡建兰一边洗漱一边满不在乎地说。

“我听说辅楼那个小舞厅里，经常有市领导来跳舞，可是那舞跳得很不正经。”李红竹快人快语，直接说出了自己知道的情况。

“不至于吧，那么大的领导干部跳舞总应该文明一些吧。”胡建兰瞪大眼睛望着李红竹。

“你也别太大意了，你没见那报纸上说，那些腐败分子有一大半来自领导干部。建兰姐，贾老板若是真要安排你去陪陆市长跳舞，我建议你还是加小心为好。”李红竹认真地提醒着胡建兰。

“你的话我记下了，到时候我会把握好自己的。”胡建兰也认真地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许多事儿还是多个心眼儿好。”李红竹又强调了一句。

“姐姐记下了，谢谢你的关心。——咦，你这个小精灵，怎么什么事儿你都知道了？”胡建兰问。

李红竹得意地笑着，也不回答，一面也挤进了卫生间准备洗漱。

两个人洗漱完毕，又说了点儿别的，便闭了灯上床睡觉。一会儿工夫，便各自进入了梦境。

2

一周后的一个下午，贾兰姿拨通了陆方尧办公室的电话：“陆市长吗？今晚我安排了个小型舞会，请你光临。九点钟开始，还在老地方。八点五十分我在酒店门口接你。”贾兰姿接着又小声补充两句，“这舞会是专门为你安排的，你不要带秘书，只你一个人来。”

陆方尧一听是小型舞会，又不让他带秘书，就知道这是贾兰姿的刻意安排了。忙说：“好的，好的，我一定按时去，一会儿见！”陆方尧放下电话，心里乐滋滋的，头脑中立即闪现出一个个美梦般的幻影，甚至心痒难耐，就盼那晚上九点钟快快到来。

贾兰姿与陆方尧的关系为何这等亲密，以至因为陆方尧看上了胡建兰，她就要专门为他安排个小型舞会，叫他与胡建兰“先到一起好好玩玩”？这可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贾兰姿原是松江市的一个很一般的饭店老板。一九九四年，正是贾兰姿刚过三十二周岁的时候，四十二岁的陆方尧从外县调到松江市建委任主任。一次偶然机会，贾兰姿认识了这位掌管城市建设的实权人物。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贾兰姿就死死抓住陆方尧不放，今几个送钱送物，明几个投怀送抱。贾兰姿当年曾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虽说“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已到“半老徐娘”之年的贾兰姿也不例外，那细小的鱼尾纹早已爬上眼角，但是由于贾兰姿会保养，善打扮，再加上她体态丰腴，富有性感，特别是她还长着一双大大的勾魂摄魄的眼睛，因此她要是盯上哪个男人，那男人十之八九早晚要被她勾到怀里的。陆方尧也没逃脱她的诱惑，不到两个月的工夫，二人就可以互称情人啦。因为贾兰姿早已离婚，身边只有一个十多岁的姑娘，所以贾兰姿除了在酒店与陆方尧风流之外，有时还将陆方尧领到家里潇洒，并让女儿青果认陆方尧为干爸。星转斗移，日月如梭，陆方尧因为思路开阔，办事干练，抓起工作处处显露出“大手笔”的气魄，今天开发一个什么示范小区，明天建设一条什么阳光大道，这耀眼的政绩，使他步步高升。在建委主任位置上不到两年，就被提拔为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一年以后，又被提拔为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随着职务的不断晋升，权力的不断增大，陆方尧对于女人的眼光也越来越高，他对贾兰姿这样的“半老徐娘”已少有兴趣了。对此，贾兰姿开始很是失落了一阵子，甚至心生怨愤，背后没少骂陆方尧是个“挨刀宰的”、“没良心的”。不过，后来她一点点地想开了。贾兰姿当年勾引陆方尧，也并不是因为陆方尧身上具有一种什么女人无法抗拒的男性魅力。她更多地是相中了他手中的权杖，她想凭借着陆方尧这棵大树发财，实现自己当亿万富婆的美梦。贾兰姿十几岁时就失去了父母，家境十分困苦。后来她就是靠着她那诱人的姿色，甚至忍受着一些男人对她的凌辱，逐步混出了一点模样。因此她对财富看得比生命都重要，只要有谁能够帮她实现富婆美梦，她跪下管你叫爹叫爷都行，更不要说出卖肉体了。她认为，只要有了钱，其他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就说男女之事吧，在如今这个几近性开放的社会里，男人有权有钱可

以玩女人，女人有权有钱亦可养男人哪。某些港澳台男老板怀揣钞票到大陆来拼命玩小姐，另一些港澳台富婆不也毫不避讳地到大陆来玩俊男吗？所以就在陆方尧一天天在性关系上疏远了贾兰姿的时候，贾兰姿早已找好了自己的面首，给她开车的那个又高大又壮硕颇具男子汉气概的司机小王便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个可以随叫随到保证好使的一个。贾兰姿也因此嗤笑那些只知道搞“美女经济”的商家：“美女经济”固然十分重要，可这“靓男经济”也不可忽视啊，哪个女人不需要伟男臂膀的强力拥抱，不需要异性激情的刻骨滋润！贾兰姿体验到了伟男给予她的“性福”，又找到了女人需要男人的理论根据，因此她对陆方尧对她在男女之事方面的疏远也就不当一回事儿了。不仅如此，贾兰姿常常还能作出其他女人难以做到的事情。比如，陆方尧好色，她就想方设法满足他的花心。经过一番精心谋划，贾兰姿就在她的最初的酒店里装修了一个高档套间，称作“特房”，只要陆方尧和其他她能用得着的领导哪天想要来这儿潇洒潇洒，放松放松，她就会在其酒店的女服务员中或歌舞厅的小姐中找个最漂亮的，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目的的卑鄙决定了手段的肮脏，人格的下贱注定了灵魂的堕落。为了能够牢牢套住陆方尧这颗大树，这几年贾兰姿与陆方尧就保持着这么一种特殊的关系。贾兰姿并不缺少心眼儿，她在这方面的大方和对陆方尧的无耻奉迎，换来的却是滚滚的财源。自从她和陆方尧好上了之后，不知她通过什么渠道弄来一大笔外资，自己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外资企业代表。有了陆市长的鼎力关照，又有了“外”字号的身份和资本，这位中年女人在这松江市可就光华耀眼、炙手可热了。随着身价和提高和后台的壮大，贾兰姿的贪欲也日益膨胀起来。从一九九四年秋起，她就着手改造装修从市政府手里以极低的价格租赁来的宏宇大厦，不到一年工夫，大厦就被翻修一新，软件硬件均已达到五星级酒店标准，贾兰姿将大厦的名字改为圣华大酒店，她终于实现了经营松江市最豪华、最抢眼的大酒店的愿望。为了套住那些有权势的好色贪官，她在圣华大酒店的辅楼里又装修了一个更为豪华的套间，作为专为权势人物服务的“特房”。贾兰姿靠着贪官大发横财，而贪官们又给予了她更多的帮助，甚至使她变成了政治上的宠儿，去年年初召开市人代会的时候，贾兰姿就因“经营星级酒店对市里经济发展贡献大”而被安排当上了市人大代表。从此，贾兰姿办事、做人就更加顺风顺水了，更加扬眉吐气了，甚至可以说是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了。

正因为这些，所以贾兰姿就千方百计奉迎陆方尧。只要陆方尧想干什么，她就想方设法满足他。安排个漂亮姑娘与陆方尧跳跳舞，那只不过是贾兰姿的诸种安排中的“小菜一碟”，更大的动作还在后头呢！

晚上八点五十分，陆方尧穿着名牌西装兴冲冲地来到圣华大酒店。他下了车，吩咐司机先回车队休息，说是什么时候用车给他打电话，便迈开大步向酒店门口走去。抬眼一看，贾兰姿已经等在了门口。为了今晚能玩个痛快，贾兰姿上身着一件藕荷色无领小衫，下身着一袭黑色摆裙，尽量突显女人的曲线魅力。今晚她还着意画了画妆。人们常说“男人怕人说小，女人怕人说老”，贾兰姿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态，今晚竟将眼角的岁月刻痕也抹得似有若无了。

陆方尧笑呵呵地看了看贾兰姿，随口赞道：“呵，好漂亮啊！”

“漂亮有什么用！”贾兰姿似怨似爱地斜睨了陆方尧一眼。

陆方尧完全知道贾兰姿这一句话和那一个眼神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但他这回可是真的“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一边打着哈哈，一边就与贾兰姿进了大楼。

圣华大酒店是一个十三层的大型楼宇。大楼的一层，东面是夜总会和KTV包房，西面是健身房。二层，东面仍是规格大小不等的KTV包房及小姐房，西面是宾馆的大餐厅。三楼东面是装修豪华的各种餐饮包房，西面是酒吧间和咖啡厅。四楼是办公室和会议室。五楼以上是客房。主楼三楼往后，有一个通道通向辅楼。辅楼里有两个极为特殊的场所，一是在辅楼的一头设有一个可供住、洗、玩儿、按摩的大套间，那里面的设施、设备以及各种用品、用具都是十分豪华的，这就是前面说过的专门为某些有权有势的官员安排的“特房”；一个就是今晚陆方尧要去的小型歌舞厅，那里面装修得金碧辉煌而又不失高雅大方，灯光、音响以及茶几、座椅等设施、设备都是当今的高档产品，墙壁上还悬挂着几幅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体油画。因为这些油画都是真正的艺术品的复制品，挂在这里既有着某种暗示象征意义，也绝对不会犯什么黄色、淫秽之大忌了。

贾兰姿陪着陆方尧乘着电梯上了宾馆主楼三楼，迤逦来到这个小型歌舞厅。这时，歌舞厅里已坐了十几个男女。那些女孩子大部分都是贾兰姿从酒店服务员和夜总会小姐中挑来的佳丽，个个容貌出众，当然这佳丽当中还有陆方尧心仪情牵的胡建兰。男性舞客都是贾兰姿和陆方尧在商界的“铁哥们”。佳丽们见陆方尧与贾兰姿并肩进来，都彬彬有礼地站了起来，那几个“铁哥们”也都赶紧过来与陆方尧握手寒暄。而后，陆方尧又很有礼貌很有修养地伸出双手往下摁了两下，示意让他们随便坐下。

陆方尧刚一落座，贾兰姿便赶紧摆手招呼胡建兰：“建兰，建兰，快过来陪陆市长。”待胡建兰大大方方走到陆方尧面前，贾兰姿又向胡建兰介绍道，“这是咱们市的陆市长，市政府的‘二把’。”接着又对陆方尧说，“这是我们

大酒店的大堂经理胡建兰，外号叫‘蝴蝶兰’，您看她像不像一株盛开的蝴蝶兰花？”就在贾兰姿忙着两面介绍的时候，陆方尧与胡建兰已经握完了手。

跳舞之前，本来是红男绿女有说有笑的时候，可是陆方尧这个大人物一进来，这舞厅竟变得鸦雀无声。一些佳丽有的在向陆方尧、贾兰姿和胡建兰坐着的地方张望着，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则将眼神游移在男性款爷中间。

贾兰姿很善于控制这样的场面，她满脸笑容地问陆方尧：“怎么样，陆市长，现在就开始玩吧？”

“好，开始吧。”

贾兰姿将手一扬，示意等候在控制室的音响师播放舞曲。按理，讲究一点的歌舞厅应当由乐队现场演奏伴舞舞曲，这才显得舞会的庄重与高贵。可是，这个小歌舞厅却很少请过乐队现场伴奏，这倒不是贾兰姿不懂这个规矩，也不是贾兰姿吝啬得要省那雇请乐队的几吊小钱，她担心的是人多眼杂嘴无门。贾兰姿为了使来这里跳舞的领导能够玩得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就把这个乐队给“省略”了。这里跳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少跳快三、快四节奏的交际舞，更不用说动作幅度较大、刚健有力的中外探戈了。这也是贾兰姿的精心刻意设计，因为只有跳那些慢慢悠悠、缠缠绵绵的慢步舞才能便于大家进行身体接触与情感交流，才能使舞者在这里获得某种肉体刺激，找到魂销神迷的感觉，或达到某种隐秘的龌龊的交际目的。

果然，一曲悠扬的慢四舞曲播放出来。

贾兰姿赶忙催促胡建兰：“建兰，快邀请陆市长跳舞啊！今晚你的任务就是陪好陆市长。”

这是胡建兰第一次陪领导跳舞，她以为领导都是很正经、很严肃的人，尽管有李红竹的叮嘱、提醒，她还是没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因此贾兰姿一督促，她便大大方方、彬彬有礼地将陆方尧邀进舞池，二人搭好架子，踏着悠缓的舞曲便舞了起来。

平心而论，陆方尧的交际舞还是跳得蛮不错的，但是今天他的兴趣显然不在舞上，而在人上。他一边搂抱着胡建兰迈着优雅的舞步，一边与胡建兰说东唠西。

“小胡，今年多大了？”

“十九岁了。”

“家在什么地方，是本省的，还是从外省来的？”

胡建兰一一告诉陆方尧家住某省某县某乡，当说到她居住的那个乡叫琵琶镇的时候，陆方尧忙问：“那乡名是哪两个字？”

胡建兰说：“不是有一种乐器叫琵琶吗，就是那两个字。”

“为什么叫了这么个名字？”

“因为我们那个乡三面环山，只有向东有一条狭长的峡谷通向山外，全乡的幅员就像一把琵琶形状，所以老辈人就给它起了这么个名。”胡建兰虽然只有高中文化，但因她父亲是个文学爱好者，母亲是中学语文教师，自小受到家庭环境熏陶，更兼自己喜欢博览群书，知识比较丰富，因此说起话来表达比较准确，而且词汇比较丰富。

“啊，这名起得好。”陆方尧一面称赞着，一面又问，“这么说，你们那里风景一定很好了。”

“还不错吧，山青水碧，草丰林密，特别是夏秋季节，山脚下、草甸子上，各种野花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美丽得令人心醉。”胡建兰说起家乡的美景，情绪显然高涨了起来。

“啊，我说你长得这么漂亮，凡美人都出自环境优美的地方。古人不是说过吗，这个……这个……叫做什么‘钟山水之灵秀，沐日月之光辉’，这优美的环境还真是能孕育出才子佳人的。”陆方尧又接着说，“等我退休了，我就找那么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安度晚年，离开这浮华喧嚣的城市。”

“陆市长真会说笑话，哪有大城市人愿意到乡下住的，现在乡下人仍然挺苦，都向往着城里人的生活。”

“啊，那倒也是。你家里还有谁，怎么不往这大城市挪动挪动？”

“家里还有妈妈，她身体很不好，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念高中。”

陆方尧与胡建兰说到这里，第一支舞曲也终止了，二人便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休息。

这时，贾兰姿撂下自己的舞伴，赶忙跑了过来，讨好地问陆方尧：“怎么样，小胡的舞跳得还可以吧？”

“跳得好，跳得好，舞步十分轻盈，舞姿也很优美。”陆方尧满脸笑容地夸赞道。

“跳得不好，叫陆市长见笑了。”胡建兰脸上飞起一片红云，谦虚地说。

“哟，你客气什么，你没看陆市长高兴得脸上都绽（误读为‘定’）出笑容来了。”

贾兰姿的一句“绽（定）出笑容”，逗得陆方尧、胡建兰以及其他听到这句话的人都笑了起来。

“什么绽（定）出笑容，是绽（战）出笑容，你看你这个大经理，管理酒